

劍影秋虹

四川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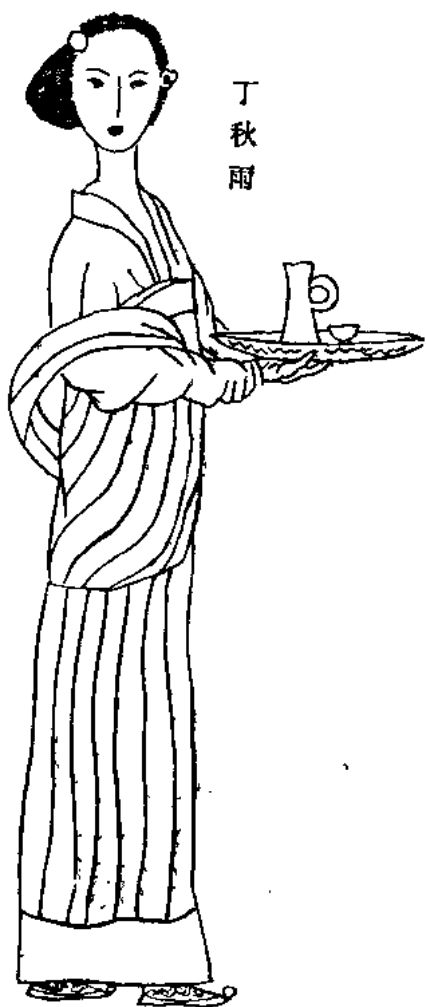
剑影秋歌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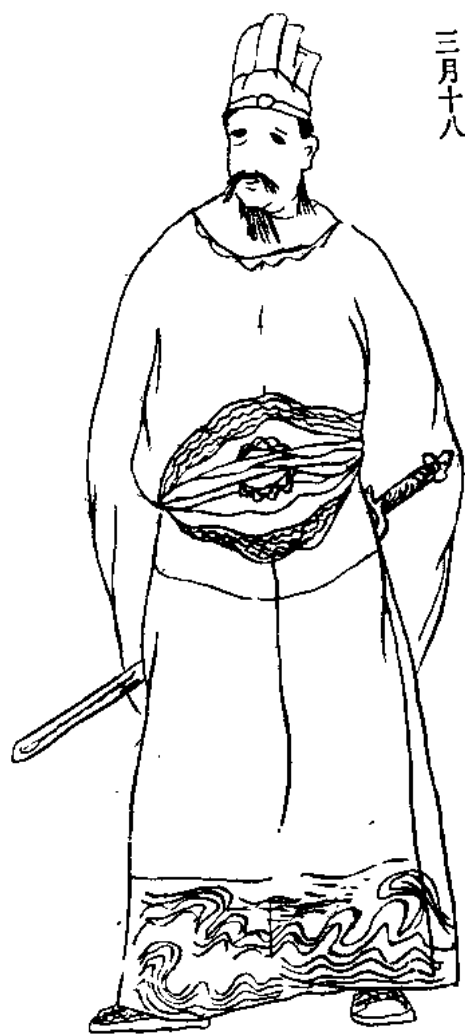
小
白



丁
秋
雨



三月十八



斬

四



风中雁



雪冰冲



目 录

第十九章	大圈套·····	(1)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26)
第二十一章	快剑拘魂·····	(37)
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	(51)
第二十三章	剑不杀人·····	(63)
第二十四章	阴谋无破绽·····	(74)
第二十五章	蜜蜂糖与牛皮鼓·····	(89)
第二十六章	肖雪亭之死·····	(97)
第二十七章	天狼烈火·····	(117)
第二十八章	蛇皮·····	(133)
第二十九章	沼泽孤棺·····	(145)
第三十章	快剑与神剑·····	(158)
第三十一章	两败俱伤·····	(168)
第三十二章	重创·····	(183)
第三十三章	绝处遇救星·····	(192)
第三十四章	喋血黄昏·····	(202)
第三十五章	防不胜防·····	(211)
第三十六章	条件·····	(233)
第三十七章	结局·····	(241)

第十九章 大圈套

血腥江湖，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平静的一天？

黑暗大地，你什么时候才不再黑暗如地狱？

流星出现时，大地就辉煌灿烂。

剑客呢？是不是也如流星？

流星没有出现，永恒的光明也没有来临，天地间仍然黑暗如地狱。

地狱没有光明，也永远不会有光明和希望。

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瞬。

星已隐。

曙色未现。

秋风更冷。秋意也更浓。

京郊外的这家昼夜营业的酒店却仍然还亮着风灯，也仍然还有酒客在饮酒。

酒客绝不多。只有一个。一个面如关公的红面酒客。

他是朝廷大内侍卫统领曲无刀。

他名无刀，其实却是有刀。

刀就在衣衫中，并且号称神刀。

神刀一曲，江湖难敌。这名头，二十年前响彻北方黑白两道。

但他已十年不曾用过他的刀了。

因为这十年中，能值得他用刀的可怕对手也已远遁海角天涯。十年过后呢？他的可怕对手重现江湖的时候呢？

他还能不用他的刀吗？

曲无刀脸上毫无表情，一双亮如流星的眼睛非但阴沉，更充满着一种可怕的杀机。

曲无刀的眼睛就注视着店门外凄迷冷寂的苍茫夜色。他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蓦地，他的眼睛中陡地闪烁出一丝奇异的光，手中酒杯也倏然停住，冷冷地道：“你终于追来了。”

有秋风吹过，天地间就变得更加萧杀。

酒店中的风灯也在秋风中不停地飘摇。

有灯花声爆起，灯光于是就昏暗。

昏暗的灯光中，一个人就仿佛随寂寞的秋风出现在酒店中的风灯下。

他来得神秘，也很突然，就仿佛驾风而来。

这是个高大的青衫青年。

他一身青衫，仿佛十年没洗过，也没换过，却是蓝如海水。

他冰川般冷漠的棱角分明的脸上，非但有许多风霜的痕迹，更出现了好多条深深的皱纹。那每一条皱纹之中，都蓄满了他生命中的苦难，挣扎、血泪、抗争和漂泊江湖的不幸。

他那双深沉如海水的黑亮眼睛中却充满着无边的仇恨和足能撕裂天地的森森杀机，更蕴藏着那种永恒不灭的火焰。

火焰永不熄灭，热血的男儿也永远不会沉寂，这苦难黑暗的世界也才永远充满了希望。

他的手苍白，却紧握着剑柄，仿佛一刻也不曾松开过，就仿佛握着他生命似的。

剑在人在。剑去人亡。

剑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灵魂。

他怎么会松开，他的手也永远不会松开，除非他的生命消失。除非他不是一名真正的剑客。

他那双充满着仇恨和杀机的眼睛中忽然迸出刀锋般尖锐的光芒，逼视着曲无刀，冷冷地道：“曲无刀，你仿佛并不是逃走，而是在有意等我？”

曲无刀愣了一愣，就忽然笑了起来：“你果然不愧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楚南，你的感觉的确很好，不错，我是在等你。”

楚南眼中倏地闪出奇异的光，忽然握紧了手中剑，冷冷地道：“你明知我要追杀你，那为什么等我？”

“我当然不会等你来和我喝酒。”曲无刀笑得有些阴沉，更有十二分的诡诈，“你虽然是我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敌手之一，我却很佩服你，你居然有本事杀了天下无敌的武林枭魔三月十八。”

楚南冷冷地道：“你又错了，三月十八不是我杀的，是中原武林盟主凌星北。可是你却害死了凌星北，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想逃避责任？”

曲无刀笑得更阴沉：“我的确不知道三月十八是凌星北杀死的，凌星北堂堂中原武林盟主，又是朝廷死敌，怎么会轻易投靠和我联手围剿江湖逆党义和神坛的三月十八，这件事一开始我就觉得有问题，也曾提醒过三月十八。可三月十八太自信，三月十八既然看错了人，他的确该死，并且死不足惜。我本来以为你和冷如冰、长孙宇这几个好管闲事的江湖浪子也会丧命地堡之中，却不料还是让你们逃了出来，我的确又一次低估了对手。”

楚南眼中的仇恨之色更浓，握剑的手也更紧：“你没有低估对手，你更有十二分的自信，你虽心有所疑，但因为你也太

相信你和三月十八联手后的势力，所以你根本也没料到凌星北会是忍辱卧底的危险敌人，更没想到凌星北会舍死将我们救出地堡。”

曲无刀忽然不笑了：“啊，你是要为凌星北报仇？”

楚南冷冷地道：“我要杀了你。”

曲无刀又笑了起来，却笑得有些残酷：“可是你有没有忘记十年前你曾败在我的神刀之下？”

楚南仿佛忆起了十年前那痛苦的一幕，抓住剑柄的手的青筋忽然暴起。

十年前，为了从朝廷官兵手中救出故友之子——义和神坛首领张水生，他和冷如冰、长孙宇及浪子风中雁在两江边曾与朝廷大内侍卫统领曲无刀、武林败类南宫燕、血刀魔星展开血战不幸失败远走天涯。

楚南脸上神情更冷：“你错了，我当年是败在南宫燕、血刀魔星和你的联手之下，你今天的运气恐怕再没十年前那么好了。”

楚南的话未完，身上就迸出了凌厉的杀气。

曲无刀已感觉到了那杀气，却没有动，笑道：“我既敢在这里等你，就一定会有弄死你的把握。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从不做没把握之事的。”

楚南冷冷地道：“很好，拔你的刀。”

曲无刀盯住楚南，仍然没有动，更没有拔刀，道：“我单打独斗也许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若要胜我，也是在天明以后了。可是，我若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一定没心思和我决斗了。”他说得很自信很有把握，也很愉快和得意。

楚南脸上毫无表情：“什么事？”

曲无刀笑得更欢愉：“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有趣而又近乎无赖的结义兄弟？”

“浪子风中雁？”楚南脸色微变，忽然窒了一窒。

“是，风中雁。”

“他此刻在什么地方？”

“也许已到了义和神坛。”曲无刀笑得阴险而诡秘。

“十年前，你击杀金、木、水、火、土五天王，不是已摧毁了义和神坛总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知不知道，这十年中，义和神坛在肖雪亭、李铁拳、帅一刀、张郎、萧十七、柳钟水和雁长风等逆贼的扶持下又死灰复燃，他们专等海外避难的张水生一到，就又要起事，而风中雁正是护送张水生去总坛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件事。”

楚南冷冷地道：“原来是这件事。我杀了你，就会什么事也没有了。”

“你又错了。”曲无刀竟然又喝了杯酒，悠然道：“我这十年中也许什么事也没做，但却还是做了件极重要的事。我的人非但打入了死灰复燃的义和神坛，甚至完全控制了逆党大局，他们只等张水生一到，就将之擒拿押送京师，现在你的朋友一道去了，当然也会祸当其中性命难保。”曲无刀很得意。

楚南的胃在收缩，瞳孔也在紧缩，口里却冷冷地道：“我十年前在龙门滩就中过你这种诡计，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吗？”

曲无刀笑道：“你是那种视友情如生命的人，为了友情，你甚至可以丢弃生命，你更是那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呆子，就算我说的是谎言或那里根本就是一个圈套，你也一定会

去的。”曲无刀更得意。

楚南冷冷地道：“你果然也很了解我。”他的话未完，人就天外飞仙般掠起，手中剑也闪电般出鞘，流星般向曲无刀泻去。

剑一出鞘，剑光就闪起，剑光灿烂如流星，剑声撕裂寂寞的天地。

曲无刀仿佛没料到楚南会骤然出剑似的，呆了一呆。他忽然厉啸一声，就在那道撕裂黑暗苍穹的剑光中闪电般钻到了酒桌下。

就在曲无刀刚钻入酒桌下的一瞬，楚南闪电般快捷的剑就刺下。随着那酒桌的破裂声，一声惨号倏然响起。接着，一条喷着血雨的人就从酒桌下激射而起，冲入半空，然后在漫天飞散的血雨中又响的一声跌落酒店之中，就再也没有一丝声息了。

那人跌落酒店的时候楚南也已落下身形。

酒店中那辉煌如流星闪电的剑光也已消失。

楚南手中的剑尖上有血珠滚落。

楚南剑未入鞘，更没有动，他在盯住酒店中那具渐渐僵直的尸首。

那是个楚南绝不认识也从未见过的汉子。

他极瘦，穿着身发亮的黑衣。

他手中有剑，却未来得及刺出半寸。

显然，他是曲无刀事先就安排好的想乘楚南不备出奇不意暗算楚南的杀手。

因为楚南的剑太快，楚南出剑之时也根本就毫无征兆，所以杀手虽有准备却还是根本就来不及刺出那险恶的一剑就死

在楚南的剑下了。

可是，曲无刀却趁势逃走了。

楚南抬起头，凝视着店门外无边的夜色，眼中的仇恨之色更浓，冷冷地道：“曲无刀，你逃不掉的。”

夜深沉。

夜色更浓。

秋风也更急。

远远地，凄凉强疾的秋风将曲无刀阴沉险恶的声音吹进了酒店：“楚南，你的剑又比十年前更快了，我的确已不是你的对手。可是，这次根本就用不着我出手，你一定会死。”

楚南冷笑，剑入鞘，忽然大踏步出了酒店。

但他却没有去追赶曲无刀，而是朝曲无刀消失的相反方向的黑暗尽头走去。

黑暗尽头是什么？

是地狱还是天堂？

是黄昏还是黎明？

黎明。

已是黎明。

深秋的黎明，好寂寞，也更苍凉，仿佛泪雨别离的情人。

有雾。雾很淡，淡如天涯绝情人。

雾朦胧。大地也朦胧。

而这座荒原孤岭中的大寨厅堂之中却是烛火辉煌，明如白昼，一点也没有黎明时朦胧的感觉。却很寂寞，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

一个标枪般仁立的白发银须的老人。

他背上斜插着一把金刀。

他此时就伫立在一张摆满酒菜的酒桌旁。

他是肖雪亭。

自十年前新任坛主张水生和江湖浪子冷如冰、楚南、风中雁受伤被迫远遁海外，义和神坛顿时群龙无首。肖雪亭那时仅仅是个职位一般的总坛护法，但他却是昔年张水生父亲张阿九的老部下。他不甘心也不忍心张阿九一手创立的江湖侠义组织义和神坛就此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于危难之际振臂一呼，汇同总坛左右护法柳钟水、雁长风，重聚坛众，在这片远离京师的荒岭——义和神坛故地恢复大寨，等待总坛主张水生归来。经过十年艰辛，十年苦斗，终于聚集了三千余坛民，分别建立了圣水坛、神风坛、黄灯坛和东、南、西、北七个分坛。他和柳钟水、雁长风分任三坛坛主。因为张水生远遁海外，遍布江湖隐踪匿迹的十万坛民似乎不太相信他们，始终未来山寨聚会。但肖雪亭相信，只要坛旗不倒，总坛主一旦归来，十万坛众就可望风而来，再振雄风，恢复昔年第一任坛主张阿九时的盛况。所以，他一面收编流散坛民，一面派人四出寻访张水生下落。

也就是在三天前，他派出的密探回报，总坛主张水生和一个叫风中雁的青年已出现在中原。他欣喜若狂，指示密探和张水生接上头，并定于今日黎明在圣水大寨迎接总坛主归来。

圣水大寨属分坛坛主柳钟水管辖。

圣水坛居于要道，又在前山，所以肖雪亭放弃了在自己的黄灯寨迎接总坛主归来的原定方案而主动提出在柳钟水的圣水大寨设仪欢迎总坛主。临时改变设仪地点，绝不是肖雪亭心血来潮随意所为，更蕴藏了他的苦心和深远的考虑。

这几年，随着坛民的增多，七坛势力就变得不再均等。因